

弹头十字架

你唯一热爱战争的理由
是你还没有参加过战争

施放◎著

弹头十字架

施放◎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《四川文艺出版社》

原书缺页

人类灵魂的实验室

莫言

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我与施放同学。不仅是同学，而且同居一宿舍。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一起听课，一起讨论，一起操练……诸多往事，历历如在眼前。施兄目光犀利，沉默寡言，对事物有独到见解，轻易不表态。偶一表态，总令我生出头脑清凉之感。毕业后各奔东西，平时也少有联系……我一直企盼着他的大作……现在，终于读到了这部《弹头十字架》。施兄让我为此书作序，其实这样的书何须作序？而我又有什么资格作序？只能像二十多年前在军艺文学系同学时那样，说说我的读后感。当时，我们每有新作，总是互相传看，坦言感想，或褒或贬，不加掩饰。当时，我们并不觉得那是好时光里的好状态。现在回头一想才明白是，但人过半百，鬓如秋霜矣。

庾信文章老更成。施兄的文章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是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了。当年我们都是军人，后来相继离开军队，但当兵的经历难以忘却，在梦里，依然穿着军装。施兄军龄比我更长，而且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历练过的，与我这个吊儿郎当的机关兵，对军队的感情和对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理解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写出一部能够深刻反映战争本质、反映战争中人性变化的小说，是我们二十多年前的共同梦想。现在，我可以欣喜地说，这个梦想，由施放兄完成了，起码是部分地完成了。

《弹头十字架》所依托的战场环境，让我依稀辨识出三十多年前那场边境战争的特征。时过境迁，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早已是一片和平景象。施放兄跳出了一般战争小说循名求实的老路，大胆地淡化了时代背景，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。他用雕刀般的深刻和工笔画般的细腻营造出了几个洞

穴——这让我联想到“人类灵魂实验室”的说法。但丁《神曲》中的地狱，前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《第四十一个》中的荒岛，都是这样的灵魂实验室。在这样的实验室里，人的社会性逐渐弱化，人的自然性袒露无遗，但这样的袒露并不一定会让人成为野兽——确有人成为野兽——而会使人性得到淬炼和升华。在施放兄设置的这几个灵魂实验室里，那些个带着各自弱点、各自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的士兵们和军官们，都完成了自己，有的悲壮地或带着几分荒唐地死去，成为烈士；活着的，有的身体残缺，有的精神被创，但都成了完整而清醒的人。正如这部小说的三个大标题所提示的：一，我们到了这地方；二，我们赤裸着；三，我们都有了变化。而作为读者，也跟随着作者的笔触，经历了同样的过程。

施放兄是从基层连队里滚出来的人，对士兵和基层指挥员有深刻的理解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都各有其心理，各有其声口。虽然用的是颇为洋化的多点独白叙事，但还是达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用人物语言和行为塑造人物的效果。因此可以说，在小说技法上，《弹头十字架》是一次中西合璧的成功尝试。

施放兄的文学语言一直是我推崇的，他是能耐住性子精雕细琢的人。小说毕竟是语言的艺术，语言好，常有一俊遮百丑的效果。《弹头十字架》立意高，写法新，人物刻画成功，再加上语言好，因此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战争小说。当然也是一部关于人的优秀小说。

引用小说中一小段文字先与读者共欣赏：

十二点差五分，他们撤离火锅店。出门前，都扣好了风纪扣，抻直了衣襟。没有兵喝醉，确实没有。他们只是稍感头晕而已。似乎有毛毛雨，稀稀落落。微风吹来，凉腔又舒心。有谁提议：“唱支歌。”没有兵响应。军营，成片的简易房，早已阒寂无声。于是他们仍然走，不快不慢地走，不声不响地走，羞羞答答地走。一小点悔意，才上心头，又遁入夜风。提前一天去敢死队报到，可能更好些？不好，那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总得用某种方式，和这班战友们告别。兴许，或者必定，和他们一起用餐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这样想，就挺开心了。群山黑魆魆的，如同巨大的围屏，在他们四周高高耸起。在那天庭深处，藏着几颗小星星，隐约的、冷清的、孤独的，不加留意，很难发现它们。

第一部 我们到了这地方

1. 明天上阵地见习 [前线火锅店] /2
2. 上来吧，兄弟 [连部] /5
3. 阵地上不可能太干净 [7号哨位] /8
4. 面临死亡，能不能抓阄？ [15号哨位] /13
5. 有人被苍蝇咬伤了 [9号哨位] /18
6. 那石头上凿出三个弹痕 [22号哨位] /23
7. 阵地上有只白母鸡 [连部] /26
8. 清理烂泥洞 [7号哨位] /32
9. 发给你一颗“光荣弹” [军工班] /36
10. 先把这些蛇喂饱 [15号哨位] /39
11. 学抽烟的班长 [追击炮班] /43
12. 不能有一只耳朵睡觉 [7号哨位] /46
13. 失眠的折磨 [9号哨位] /50
14. 能把恐惧推给他们吗？ [连部] /55
15. 上阵第一爆 [22号哨位] /60
16. 至少要见血 [跳板洞] /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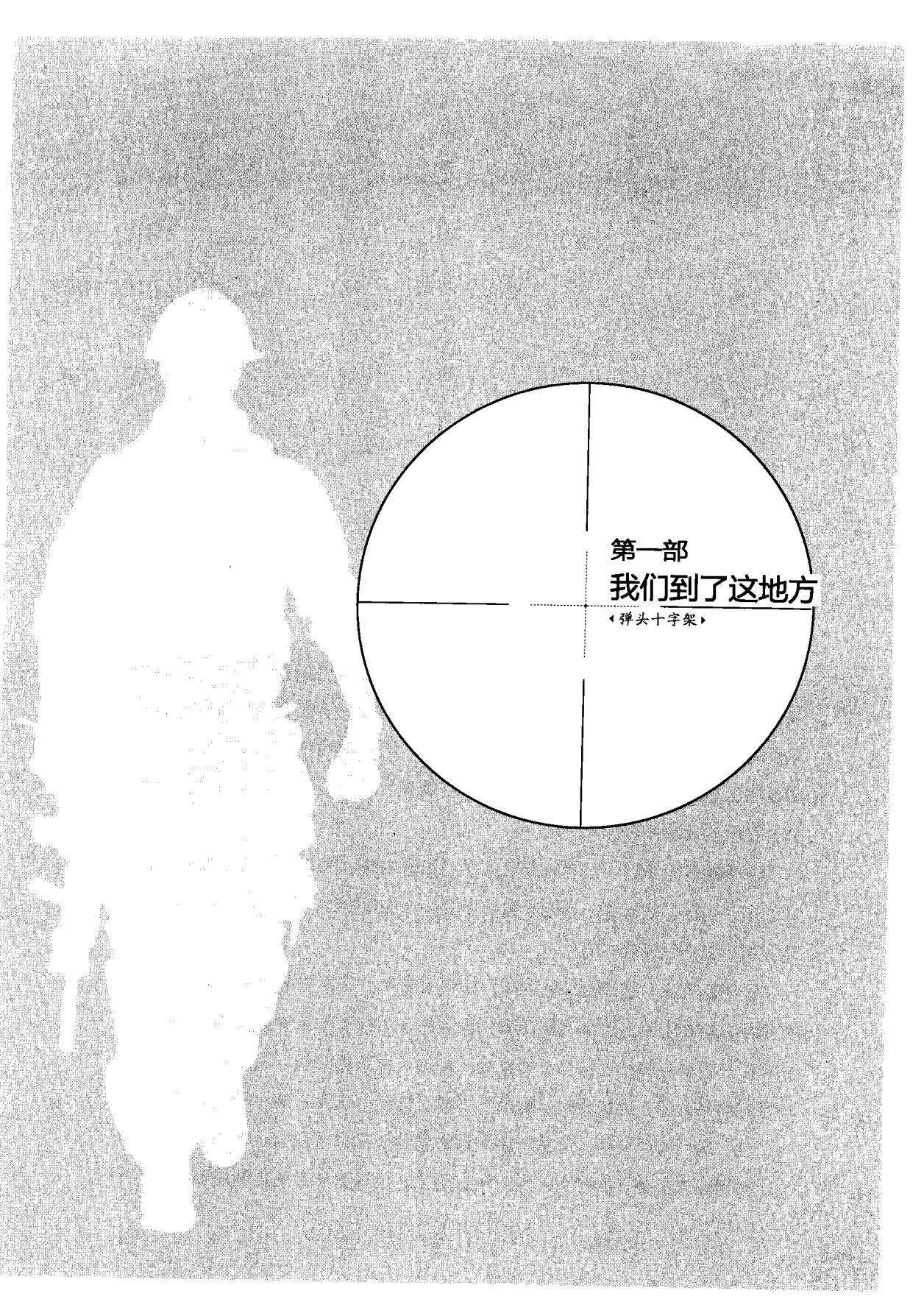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部 我们赤裸着

1. 水沟里是有一些落叶 [军工班] /70
2. 哨长交上了“地雷运” [7号哨位] /73
3. 还是叫军医来吧 [15号哨位] /80
4. 他已经看过那封信 [22号哨位] /85
5. 你有浴包吗? [9号哨位] /88
6. 就叫女朋友寄短裤 [15号哨位] /93
7. 拿着枪的人都不会杀她 [连部] /97
8. 不绝如缕的美梦 [7号哨位] /101
9. 没必要嘴巴一瘪一瘪的 [连部] /107
10. 坑铺洞里的夜话 [7号哨位] /110
11. 死了一条红短裤 [狙击枪手] /115
12. 倪欢欢的铺位空出来了 [9号哨位] /118
13. 我把他的脏短裤扔掉了 [连部] /124
14. 好运气，用一杯水洗了澡 [7号哨位] /130
15. 他说我“这就对了” [22号哨位] /132
16. 设置更多的爆炸物 [15号哨位] /137
17. 战场上不能那么畏首畏尾 [连部] /142
18. 是连长的战术奏效了 [狙击枪手] /145
19. 下雨了，爆炸物都引爆了 [22号哨位] /151
20. 四脚蛇撞翻了开水罐 [15号哨位] /155
21. 汪大个拉肚子了 [9号哨位] /158
22. 卫哨长又交上了“毒蛇运” [7号哨位] /164
23. 想办法多接点雨水吧 [22号哨位] /170
24. 我不想在战斗前谈看法 [连部] /174
25. 可以勇敢地面对战斗了 [9号哨位] /177
26. 喧嚣的大雨之夜 [15号哨位] /181

27. 血光在天空燃烧 [迫击炮班] /184
28. 意想不到的战利品：蟒蛇 [连部] /190
29. 在我生日的时候 [7 号哨位] /195
30. 这一觉怎么也睡不够 [迫击炮班] /202
31. 山洞里的人蛇大战 [15 号哨位] /205
32. 老班长抱病打炮 [迫击炮班] /212
33. 他放跑了一个小敌兵 [狙击枪手] /216
34. 谁还能说笑话 [军工班] /221
35. 终于被老鼠咬到了难堪 [15 号哨位] /227
36. 尤老兵也会上哨长的当 [7 号哨位] /229
37. 捡到了一颗人头 [22 号哨位] /234
38. 那人头怎么处理? [连部] /237
39. 突然落下一颗燃烧弹 [15 号哨位] /242
40. 夜雨中抬任宠下山 [军工班] /248
41. 阵地上真有一朵小白花 [7 号哨位] /253
42. 打火机事件 [9 号哨位] /256
43. 夜雨的声音 [15 哨位] /262
44. 这断脚好像长筒靴 [军工班] /266
45. 对她应当凶一点了 [22 号哨位] /271
46. 预留一件战争纪念品 [连部] /277
47. 他又放掉了一个敌军女兵 [狙击枪手] /281
48. 烂泥洞垮塌了 [7 号哨位] /286
49. 月光蒙在阵地上 [15 号哨位] /291
50. 大雾下的小交易 [军工班] /295

第三部 我们都有了变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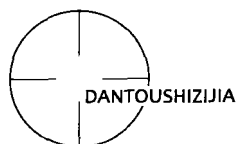
1. 白母鸡与小老鼠 [连部] /302
2. 别忘了，我还是你的哨长 [22号哨位] /306
3. 一炷长生香 [7号哨位] /310
4. 这个游戏不大好玩 [9号哨位] /313
5. 白母鸡死了 [连部] /319
6. 用子弹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[狙击枪手] /325
7. 阳光的诱惑 [15号哨位] /329
8. 谁能独吞阳光? [9号哨位] /334
9. 阳光下的青烟 [7号哨位] /339
10. 我们快进山洞吧 [22号哨位] /344
11. 是破纸扇还是神枪手的提示? [9号哨位] /346
12. 哥们儿，一路平安 [迫击炮班] /349
13. 米开广交防 [15号哨位] /354
14. 有人不想下阵地 [9号哨位] /358
15. 下去吧，连长 [连部] /361
16. 明天就去敢死队 [前线火锅店] /364



第一部

我们到了这地方

《弹头十字架》



1. 明天上阵地见习

[前线火锅店]

童世杰悄悄地从火锅店溜出来，在“一枝花”小杂货店前犹豫了几秒钟。没钱了。仅有的钱不够买一盒中档烟。往货架上一瞟，每一种烟，都要好几块。窘迫的是，还须补足火锅店的账单。天晓得兵哥兵弟们居然这么能吃。怎么形容来着？想起来了，一个个都是“叨铁”（饕餮）。他岔上野草地中的泥石小路，直奔连队的简易住房。

离小路五六步远，卫安坐在草丛中，和傍晚的余晖一起，刻画着深沉的寂寥。这个老抠，到了这一刻还不去寻点开心，独自在这儿打坐。他从卫安背后走过去，卫安也没有回头看。

夕阳的死光，在简易房上徜徉。这些简易房，从顶到墙都由锯屑板和角钢架构成，窗户上不是钉着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小木板和纸箱片，就是抖着破碎的塑料纸。盖屋顶的油毛毡乍一看都是好好的，可是都漏雨。在他们进驻前，未能好好修葺，那一定有原因。童世杰不愿想这些。这无所谓，他们又不会在这里长住。房后荒草没地，草丛中懒懒地躺着啤酒瓶、香烟盒、罐头瓶，应有尽有。要讲环境卫生，这里和正规营区没法比。童世杰从房子后面绕到前面。没

有兵！也不，斜对面，有一个官。连部的房檐下，清瘦的指导员抽着烟，俯看着脚前的那道宽阔的污水沟。童世杰闪进本班住房。房子里清清静静，几十顶撩起的蚊帐把两道粗铁丝绷得紧紧的，所有的床单都平平整整没有一个屁股印。从门口窗边望出去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：杳无人迹，更无人烟。

他的军衣，挂在两顶蚊帐之间的板墙上，他过去，手指弹开口袋扣子。与此同时，他从后窗里望出去，看见关存道也坐在草地上，捻着一根狗尾巴草。很好嘛，关存道，是你说的，你会“养性”。很快就让你养个够……

一会儿，童世杰走到卫安身边。“班长，”他说，“到火锅店乐一乐吧，我正在那里请客。”他攥住卫安的衣肩，“除了关存道，全连就数你不开窍。关存道是个怪人，你也是？你明天就上阵地见习了，班长！”

卫安拨下他的手。“别这么拉拉扯扯的，注意点影响。”但是，卫安还是站了起来，“我知道你童世杰，上了战场，也会是一条好汉……”

“可我不喜欢你提前表扬！”

他们出了营区，并排往前走。卫安走小路，童世杰走路旁的草地。隔得远远的，卫安问：“童世杰，和我分在同一个哨位上，你高兴不高兴？”

“怎么不高兴？和班长在一起，嘿，咱俩是哥们。”

“不要称兄道弟，听到了吗？你不知道，这次分哨位，没人想要你。”

可能是真的，童世杰知道自己人缘不太好，现在更不想揣摩其中的意味。打仗前几天还琢磨这种狗屁人情世故，不是脑髓长蛆了吗？这等于说，去阎王殿参观要不要排队，要不要抢位子。分到哪个哨位，都一样。没有哪个班长敢在战场上刁难他童老兵，除非他们的眼睛长在后脑勺……

草丛中藏着乱石，童世杰走走跳跳。“那好啊。真是太好了！”他说，“没人要，我就不用上阵地了。不过班长，你的情小弟咱心领了。”

“上了阵地，你要为自己争口气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班长？”童世杰靠向卫安。“‘争口气’？你说的真是‘争一口气’？只要能活着下战场，就是‘争了一口气’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不跟你说相声！”卫安说。

“等一下。”童世杰说，走向杂货店。一个齐腰高的大售货窗开在紫红色的

竹编泥巴墙中。这一带多是红壤，好像在地球初生之时就被人血浸泡过的。窗外勾肩搭背地趴着一群新兵——这不难分辨，你一眼就能区分出老兵新兵。——童世杰挤到窗口，头一眼看到的，是迷你裙下两条圆滚滚的暗紫色的肉柱子，再就是她背后那个小货架。两支蜡烛已经闪烁在货架上。“要两盒阿诗玛。”他递出去一张十元币。

她拿出来的是两盒红梅。“还是这烟好！”她说，“我知道你过两天就要上战场了。”她表情严肃，甚至有一点肃穆的味道。红梅比阿诗玛贵。“上了战场，买香烟就没那么方便了！”

“都不是假货？”

“谢谢你照应。”她拨开那络遮住左眼的头发。通常，她那不加约束的半边盛髻总是掩着一只眼。忽然让人感觉到，她的双腿很瘦，就像鸡脚杆。“下山了，还来买我的烟酒。”

这是咒他下不了阵地吗？童世杰嘿嘿一笑。没有必要生气。哪里有战事，哪里就会有商贩，就像虻之逐牛，闻血而至。他们只想寻一点维持生计的小钱，正如他童世杰现在要去打仗一样。撕着烟盒封口，离开小卖部，夜色已经上来了。“走吧。”童世杰对卫安说。斜对面，火锅店门口，一群兵涌出来，前头的是班上的尤清园和缪云棠，接着是蓝文定、廖成先、邹旺泉，再后面是乱挤着的一群兵哥兵弟。

“怎么不吃火锅了？”童世杰大声问。

尤清园走过来。“吵起来了。”他说，“汪嘉梧放了一个屁。这个屁，是太凶险了一点，三连的一个小子骂怪话，‘汪大个’忍不住，董林虎在一边帮腔，这就他妈的吵起来了。”

“太不好了。”卫安说。

“吵完了就吃呗。怎么就走了？”童世杰说。

火锅店的门里面，动着马副团长的侧影。“回去回去！”他在说。“几天后，你们就在真正的战场上了。在这里争吵，算什么好汉？回去！都回去！好好休息……”

马副团长的络腮胡子很黑，大面积覆盖着脸部，连其颧骨下部都是络腮胡

子的殖民地。肯定天天刮胡子，还这么黑。有兵吵几句，就不让大家吃火锅，这个络腮胡子，真够黑的。马副团长管后勤，管吃喝拉撒，管弹药油料，管衣被鞋帽，已经管得够多了，现在又管放屁。

“遗憾。怎么没有打起来？”童世杰说。他望着三连那帮兵，把一支烟递给尤清园，“今天是应该好好打一架的……”

“这烟不错嘛。”尤清园边说边转动着手中的烟卷。

“你不想抽就算了。”童世杰说，“卫安呢？”

眼前都是闲荡的兵哥兵弟，没有卫安。

“跟人走了。”曹靖说。

天色微微地还有一点曙光。兵们都不想回营房。松了风纪扣的，敞着衣襟的，揎袖露臂的，而且都没有戴军帽……马副团长其实管不了那么多。他能管的，是勒令火锅店老板今晚提前关门歇业。他们踏上小路。这条小路通向营地——准确地说是通向战场——更近、更便捷。

2. 上来吧,兄弟

[连部]

夜暗如铁，大雨滂然。闪烁的电光中，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陟高上山。在山洞连部不远处，韩延庆连长站在阵地的反斜面。在他脚下的，是一块巨大的巉岩。他头上的夜空，黑沉沉的，浇洒着密集的雨粒。雨大，风也很大。感觉中，部队的行进速度实在太慢了。他们没有穿雨衣，背着枪，背着子弹袋，背着膨膨的背包，背着水壶，背着挎包，背着这使人又喜又嫌的雨水，背着自己和人们的期望，或者还背着其他的什么……他们的下身完全隐没在荒草中，上身也显露得时多时少。高低不一或者被炮弹拦腰截断的树木，芜杂的荆棘，长

在地雷和各种爆炸性障碍物上的野草，还有丘垤、小岑、怪石、奇崿……能够阻挡视线的自然物，很多很多。士兵的身影，始终是，从来是，或者永远是，就这样模模糊糊，时清时迷。

风雨夜麾军登阵，这感觉邈妙！韩延庆挺直了身子，双手抹在腰际。

“咔嚓”的一声脆雷，一道闪电直插地底，接着是连续不断的暗哑雷声和忽闪不已的电光。这时候又可看到能够联结起来的视像。那厚重的巨幅雨云在低空移动。一棵粗壮长大的断树缓慢地切割着雨云。在这低沉的云块和黄昏的密雨中——雨丝不像空中抖落的纱线，也不像夏日果园中的飘忽蛛丝，它被山风吹得倾斜、颤抖、晃荡，发出沉郁的呜咽，漫无目的地往下浇，互相追逐着，忽明忽暗地闪光。他连里的兵在那里爬行着，蠕动着，一个跟一个，令人愤怒地迟缓，好像一队驮着沉重食物移行的蚂蚁。韩延庆摇了摇头。电光让他眺见，远处的那道山岗上，几天前爆炸了一发燃烧弹。明火已经没有了，可那儿还在冒烟。烟刚升起来，就被大风吹散，仿佛一切都要消失似的融进夜雨中……

总的说来，今晚很少出现震耳欲聋的暴雷。几乎是连续不断的闪电，为部队照亮了前进的道路。很好！这气象条件，比他原先想象的还要好！他突然扭头后望。“小文！”他说，向后招了一下手。

一件在电光里显得模糊、破碎而瘦小的雨衣迅速从坡上跑下来。韩延庆把脸转向正前方，寻找部队的位置。“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夜视镜？”他问。

身后侧，岩石下沿，没有传来什么回答。恰在这时，一声闷雷在巨岩下的深壑里引发延时过长的回响。

他举起手，向后摆了一下。“继续观察！”他说。可以断定，通信员文幼不可能听到他的命令，可他的手势已经把他的命令解释清楚了。小文不是最好的通信员，但也还算机灵吧！现在最担心的是敌人使用夜视镜观察我方阵地的动静。一旦让敌人发现我军趁这雨夜换防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一顿榴弹炮的饱和性轰击，基本上不会有几个兵活下来……

他感觉到自己紧蹙眉头，细眯眼睛，再次望向队伍。队伍的实际行军速度应该很快。忽然，那爬行的队伍中，有一个兵突然沉入黑沉沉的海一般的混沌

中。队伍断开。——踩到路边的地雷了？怎么没有听到地雷的爆炸声？——前面的士兵继续往上爬，后面的一个接一个地重叠。那缺口逐渐拉大。一个兵返身往回走，站住以后，脑袋消失，突起一个高高的背包。后面爬上来的兵叠在那里，不能向前。这太危险了。——千万记住哪，小路两边埋着地雷和爆炸性障碍物！终于，那两个兵从忽明忽暗的黛莽下冒了出来。——韩延庆长吁一口气，可能是有兵跌了一跤。——小时候有过这种印象，汛期前夕，蚂蚁队伍匆匆上山，途中遇到什么骚扰，乱了一阵，绕一个弯，依然朝上爬，沿着命定的路线，本能地、自觉地、顽强地、不折不扣地，爬着，爬着，爬着……队伍继续向上爬行。没有别的路可走。必须从这条危险的小径进入阵地。这不奇怪，要想进入天堂，必须经由死亡的通衢，任何行业都有准入条件……

韩延庆觉得有一股热血涌上脸面。擐甲执兵，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。雨珠猛烈地点击着他的雨衣，敲打着他头上的斗篷。还有许多雨点，戏弄着他的脸，使他大部分时间需要手掌擦抹。然而他身上越来越热。跃马扬剑，血战沙场，男儿当如是乎？

视野里，拐弯以后，上阵地的道路变得较为平坦了。可是，这一百多米泥路，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直瞄火器的威胁下。它平坦，相对也直一些，宽一些，两旁随处可见死亡的标志：破钢盔，折断的枪托，甚至泡胀发霉的军用棉被……好像有一股风吹进了某个小洞穴，出不来了，在那里回旋，如同一股冬季的西北风吹入放在毛坑上的夜壶，索性就是有个汉代的礼仪兵在运足底气，吹着已经老旧的军笳——总之，那是一种悠长、雄健而沉郁的呜咽……现在看得分明了，战士们跑得很快。这段路必须快跑，最好快得赛过子弹的射速。他们愈来愈近，那颤动的钢盔、飞溅的泥水、雨珠啄食的面孔、沉重的半自动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、射弹筒、装着碗筷的挎包、无边的野草和榛莽、膨胀的大背包、压迫胸口的子弹袋和手榴弹、坚硬的风影、沉重的云毯、狂暴的雨豆、破碎的喘息、吞不下空气的嘴巴、无用的鼻子、湿透的军衣胶鞋……与此同时，那夜壶或军笳的呜咽依旧响着，悠长、沉郁而雄健……

韩延庆从巨石上跳下，走到那两边都埋着地雷和爆炸性障碍物的泥径上。从理论上说来，他的笑，他的问好，他的握手，都会给他的兵以安慰和鼓舞。

韩延庆把雨衣的斗篷拨到脑后，任凭风雨雷电合击他的脑袋。他自信，在这战场上的风雨之夜，他还会笑，还能笑，笑得沉着，笑得从容，笑得自然，笑得满脸雨水，笑得春暖花开……这是一个指挥员应有的基本心理素质。为什么在这时候一定不能笑？他发誓，他将微笑着，带领兵哥兵弟们叩击阖闾。

快点上来吧，兄弟们。

3. 阵地上不可能太干净

[7号哨位]

就是这个山洞了？好的，就这个洞。不管哪个洞都是好洞。只要能够让他停下来，不再往前跑，它就是好洞。缪云棠再也跑不动了。他的心脏已经卡在喉咙里，胸脯憋闷，右腹部绞痛，肠子可能打了死结。心里还很难受。半山坡上，他跌倒了。他不知道到底是他拖着他的背包还是他的脚拖着他的背包，他也分不清了……

洞口被暗淡的烛光刻画出来。洞前有个窄小的掩蔽部，上面用波纹钢和砂袋罩护。隐隐绰绰的，首先看到一块白布，好像盖着一个人，接着看到，有个裹着雨衣的兵坐在洞口边，然后有个兵很快站了起来，他好像在说什么，大概是欢迎之类的话，可没有听清楚。大雨照样在浇洒，发疯似的敲击着暴露的波纹钢，声音或清或浊。那个兵，穿着雨衣，挎着冲锋枪，突然张开了双臂，嚷着什么，脸面的一小块被洞内的烛光映着，很愤怒的样子。缪云棠低头看，发现自己踩着那块白布，脚尖触到似乎很硬又似乎很软的什么。缪云棠惊惧地往后退，退回到雨水中。一瞬间，他觉得那白布肯定盖着一个兵，一个已经牺牲的兵。额头、颈项、胸部、肚腹、双腿、脚尖，在白布下呈现出一个人的基本轮廓。而那个坐着的兵，似乎很想站起来，但是做不到。洞口里面，有人在叫